

長樂十景

HARBOUR

Harbour Magazine

重聚沙格島

【圖 潘曉麗 · 攝影 蔡 偉】

2007.10

第 10 期



編者：謝志強、蔡偉

禾林小说



HARLEQUIN®

重聚沙格岛

[美] 桑德拉·菲尔德 著

陈洁 杨好 译

2712-45
A-3761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聚沙格岛/[美]桑德拉·菲尔德著;陈洁 杨好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

ISBN 7-5313-2213-7

I. ①重… II. ①桑… ②陈… ③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097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字数:90 千字 印张:7 插页:4
印数:1-20,000 册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立伟
封面设计:王复冈

责任校对:潘晓春
版式设计:沈志远

ISBN 7-5313-2213-7/1·1927 定价:10.00 元

第 1 章

那天下午四点钟以前，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四点钟时，特洛伊·多诺万大步走过接待处。心不在焉地向维拉笑了笑，屋里所有女人的眼睛都盯着他。

维拉报以一个微笑。“邮件放在你桌上了。”她说。维拉嫁了个公务员，生活很幸福，丈夫非常爱她。但是维拉早就认为，除非是死人，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对特洛伊·多诺万医生那富有魅力的下巴无动于衷，更不用说他那宽宽的肩膀和迷人的灰眼睛了。维拉无法理解他的妻子怎么会抛下他跑掉。

“谢谢，维拉。”特洛伊穿过走廊，在手术室一站几小时后，舒展活动一下两腿，揉揉后脖颈让自己放松一下。四点半钟他要参加一次会议，还有点

2 ★重聚沙格岛

时间可以看一下信件，打几个电话。他推开办公室的门，看了一眼整齐地摆在桌子上的信件。

一个白色牛皮纸信封上的信头进入他的视线，信封上用花体字印的医学院位于亚利桑那州，是北美大陆最负盛名的儿科整形外科中心。特罗伊的专业正是儿科整形外科。为什么给他来信呢？他慢慢地坐下，打开信封。

十分钟后，特罗伊仍然盯着那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他接到一封信，里面希望他接受一份意想不到的工作，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一份任何颅面外科医生都渴望得到的工作，既有教学和科研，也有外科手术的机会。●薪水高得令他目瞪口呆。

新的开始，新的国家，新的医院，新的同事，那里没有人知道露西和迈克尔。

他和露西婚后住了四年的那所房子可以卖掉。露西走后他独自在那里度过了十二个月。卖掉它，忘掉它，重新开始生活。

他将脸埋入手中，又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痛楚。她离开他十二个月了，可是她的身影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的眼前。她伴随他穿过医院的走廊，她坐在厨房里西窗下那张凳子上，夕阳映照着她棕色的卷发。在那张大床上她躺在他身旁。一切历历在目，而现在他形单影只。

为什么要去别的国家？他只要和她在一起。

电话铃突然响起来，将他惊醒。他拿起话筒说道：“我是多诺万。”

维拉说：“有两个人想见你，你有没有空？特里什和彼得·温斯洛，他们知道没有预先约好。”

特罗伊立刻记起这两个人，两年前他们的小女孩因为三度烧伤而致死。他将亚利桑那来的那封信放在一旁，说道：“请他们进来，维拉。”

特里什先进来，蓝眼睛里充满笑意。特罗伊记得，上次见面时他们还满怀悲痛。她的丈夫彼得是个瘦削而又邋遢的人。他紧跟在后面，胸前一片狼藉，抱着一个婴儿。

特里什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是来做六周检查，顺便想看看你。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们是多么好。我们想，你知道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一定很高兴，她叫萨拉。彼得，给多诺万医生看看。”

彼得绕过桌子，撞上一张椅子。别看他笨手笨脚的样子，他做的雕花松木家具在本地的手工艺品展览会上曾经获过奖。他把孩子往前一递，就像送出去一块木头。

特罗伊接过这个小包裹时，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萨拉给惊醒了，张开了那迷惘的蓝眼睛，打了个哈欠，又睡着了。她那胖胖的小手和珍珠般的手

4 ★重聚沙格岛

指甲漂亮极了。特罗伊祝贺他们说：“太可爱了，你们真幸福。”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声音。

“是的，”特里什向丈夫笑了笑，“没有人能代替曼迪，但是我们需要重新开始生活，是吧，彼得？”

这正是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话，特罗伊想。

彼得搓着下巴，双眼看着桌子，却不看特罗伊，“你对我们很坦率，医生，”他说，“我不喜欢人对我隐瞒真实情况，从长远看这样做没有好处，而你从来不这样做，一次也没有。”

萨拉在梦中呜咽了两声，特罗伊道：“我很为你们高兴，祝福你们和孩子……彼得，趁她现在没哭，你还是抱过去吧。请坐！”他这些话是真诚的。

“你有孩子吗，医生？”

“没有，”特罗伊说。这是最简单、最容易的回答。但是他非常不愿意这样说。他努力集中精神去听，特里什正在对他说，彼得给他们那座房子又添盖了些什么，给萨拉又做了一个小雕花床。

后来她说：“我们得走了，我知道你总是很忙。希望你也像我们一样，万事如意。”

她显然不知道他个人生活的不幸。特罗伊诚恳地说：“谢谢，特里什。你们能来，我非常高兴。看见萨拉也让人高兴。”

门关后，他长出了一口气，走到窗前。格劳斯和塞穆尔山的峰峦高耸在城里那些高楼大厦之上，那里是他和露西常常滑雪的地方。那种令人羡慕的事情已经好久没有了。经过那次悲剧之后，特里什和彼得的婚姻关系仍是那样牢固，他沉重地想，而且他们仍有勇气让第二个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残酷和不可捉摸。

特里什和彼得比他和露西强，他们已经重新开始生活了。

他会接受这份工作，他狂热地想着。接受这份工作，离开这里。在非尼克斯不会比在温哥华更坏，说不定要好得多，至少在那里不会引发对露西的思念。也许他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也许他能再结婚。

要再结婚就要先和露西离婚。

和露西离婚？这种想法太荒唐了。

特罗伊沮丧地叹了口气，拿起维拉为这次会议收集的材料，离开了办公室。如果他比平时更不能容忍如今在医院会议上常见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政府削减经费的愚蠢行为，他不会为自己的坏脾气向任何人道歉。

会议开到很晚，特罗伊赶回办公室，脱下棉布

6 ★重聚沙格岛

工作服，换上正式场合穿的白衬衫和灰西装。他对着镜子打好真丝领带，梳了头发。那一头浓密的金发在阳光下闪亮，除了特罗伊自己外，别人很难发现他鬓边的几缕银丝。可是他自己知道，毕竟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很快就四十岁了。如果他想重新开始生活，他必须要快些行动。

他把医学院的来信重新读了一遍。他们没有公开招聘，而是直接向他提出聘请，说明他们尊重他。信的末尾礼貌地表示希望他在九月份第一周内给予答复。

明天，第一件事是让维拉给他们发个电传，在做出决定以前他要飞往那里看一看。下周起他有三周的假期，他已经计划好和老朋友加文一起做十天的航海旅行，所以要把这件事瞒住别人并不困难，时间真巧。

是否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特罗伊想着，把钱包塞进口袋，他今晚真的有一个约会。他和一位女眼科医生真的有约会。这位女眼科医生六个月前从蒙特利尔来到这里，建立了眼科诊室。

马丁·罗比肖医生学识渊博，美丽而高雅，是一位出色的门诊医生。尽管他一再假装懵懂，她仍对他紧追不舍，这已是他们的第三次约会。他仍然

不曾挽过她的手臂，不曾搂过她的肩膀。也许今晚他应有所改变了，到时候了，其实已经有些晚了。他早就该摆脱过去的阴影了，该让那个不再想要他的女人走开，再找一个需要他的女人了。

他对着镜子苦笑一下，拿起汽车钥匙，跑下楼梯，到了停车场。他应该在七点钟到罗伯逊先生的酒吧与马丁见面，要赶紧了。

他比她早到了五分钟，因此能看见她穿过房间走向他的桌子。人们转过头来，谈话也停止了。她当然感觉到了，但仍若无其事地走过来。他站起来，两手扶住她的双肩，惊奇地发现她比他矮了那么多，他吻了她的面颊。与她那剪裁合身的亚麻服装和古典式的金首饰相比，她的香水气味复杂而性感，甚至有点浮华。

他相信这种对比是她故意做出来的。他有些感动，替她拉开椅子，看着她甩动那头黑色长发时优雅的动作。她刚坐下侍者就来到桌旁，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特干马丁尼鸡尾酒，不要橄榄。”她的英语无可挑剔，只有一点点法国后裔的口音。“对不起，我迟到了，特罗伊。又一次削减经费的会议，他们要削减一切，除了我的时间。”

8 ★重聚沙格岛

他对她笑笑，“我在外科会议上发了火，那也没什么用。”

他们轻松地谈着医院的事情，后来又谈到马丁去旧金山的旅游和特罗伊去德克萨斯参加的那次学术会议。特罗伊对这些谈话总是觉得缺乏一点什么，是缺乏坦诚。谈话风趣、高雅并且机智，但就是缺乏毫无矫饰的坦诚。

喝完第二杯酒后，他不经意地说：“是不是换个地方？我想可以在格兰威尔岛上那个新地方吃晚饭，人人都说那里不错。”

“也许，”马丁说，“到我那里去。”

她那深棕色的眼睛露出坚定的目光，意思很清楚。“你很坦率。”特罗伊说。

“我总是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两个月前他曾试图解除婚姻的束缚，将往事忘却，但却发现自己无法办到，因而采取了拖延态度，过一天是一天。“从技术上说我还没有离婚，”他说，“虽然过去一年我没有和妻子住在一起。你知道吗？”

她点点头，“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我就注意你了。我打听了你的婚姻状况，听说你已经分居。我应该坦率地说，你过得很苦。有一天我见你在餐厅听了人家说的一件事后大笑不

止。我就想我应当陪伴你，区别只是白天和夜间罢了。”

“换句话说，你把我当作了一次挑战。”他漠然说。

“我并不是乱来的人。”她说着放下了酒杯。

“我并不认为你轻浮。”特罗伊答道，心里也确实这样想。她的态度和亚利桑那来的那封信一样，是让人高兴的。

露西可能不要他了，但是还有人要他，他想到这里，涌起一股怒火，把面前那杯酒端起来一饮而尽。“我先送你去找你的车，然后随你去你那里。”

一刻钟后，他已站在马丁的起居室里。室内布置清新淡雅，一如它的女主人，屋角一瓶鲜艳的绢制牡丹为房间增添了几许生气。她为他倒了一杯柔和的麦芽威士忌就告退了，他饮下一大口，心里想着不要第一次约会就显得太幼稚。

屋里有些热。他脱下上衣，松开领带，在屋里转来转去，欣赏着粉色墙壁上那些丝网印刷的画和书架上的书，这些都表现了女主人独特的品味。为什么他心里感到这样空虚？

马丁在他背后轻声说：“你读过阿特伍德最新的书吗？我总是买精装的，因为等不及她出简装本。”

10 ★重聚沙格岛

他不是来谈加拿大文学的，特罗伊转过身来。她换上了一身黑色紧身便服，露出奶油色的肩膀和臀部的线条。在室内惟一一盏灯柔和的光线下，她的眼睛和头发显得同样的黑。他直截了当地问：“卧室在哪里？”揪下领带，抛在皮沙发上。

她眨了眨眼。“这边。”

她在大床两侧各点了一支蜡烛，取下了床罩。房间像个舞台，特罗伊想。该演出了。他愤怒地开始解开衬衫的纽扣。

马丁喃喃道：“不要急，我们有一整夜时间呢！”

“自从我见到我妻子以后，就不曾和别人发生过这种关系。”特罗伊说，注意到自己避免在这间屋内提到露西这个名字。

“啊……我很高兴。”

他不喜欢马丁使用他心里想过的字眼。不要再想了，他对自己说。这与你的思维没有关系，只与你的情欲有关。你要打破那个要囚禁你一生一世的笼子。那就干吧！

当他把衬衫从腰带抽出后，马丁用手指抚摩着他的胸膛并仰起脸来等着他吻。他粗鲁地把她搂紧，开始吻她——生硬的，几乎是愤怒的吻。他用一只手抚着她的秀发，那光滑柔顺的秀发使他心头

震动，另一只手则伸向那衣服下面的乳峰。

无奈、情欲和新鲜感在他脑中造成一片混乱，并传遍全身，特罗伊知道自己希望摸到露西那丰满的乳房，那样熟悉，那样能引发情欲，而不是另一个女人的这样又小又硬的乳峰。这个女人对他是陌生的。

这个女人不是露西。

他的手感到那仿佛是一块冰。也许是他的心这样感觉吧？他呻吟一声，停止了接吻，放开了马丁，坐在床角上，用手指揪着自己的头发，模糊地意识到那粗重的喘息声是自己发出的。

他将手放在自己腿上，因为他的手指已在颤抖，而他又不愿让马丁看到。他沙哑地说：“对不起……太抱歉了，我说不出有多么抱歉。我不能和你做爱，马丁。我只是……不能。”

“你仍然爱着你妻子。”

他抬头看着她。她声音平静，面无表情。他不知道她的想法和感觉。他想，她把思想和感情都隐藏起来了，只剩下愤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是蠢极了。”

“她叫什么名字？”

“没有人告诉过你她的事情？”

“我不喜欢听谣言。”马丁冷静地说，伸出双臂

12 ★重聚沙格岛

抱住他。“我只问过你的婚姻状况。”

“她叫露西。”

“她为什么离开你？我想不是你要分手的？”

“你说得对，”特罗伊的声音掩饰不住心中的苦涩，从地毯上捡起衬衫穿好。他不愿谈论露西，但是至少出于礼貌，他应该对马丁有个解释。“还是回起居室吧！”

“好吧。我去厨房煎个鸡蛋。”马丁镇静地说。

自从进了屋门以后，特罗伊第一次正眼看她。“好像你并不吃惊，”他慢慢地说，“或许根本就没发生什么事。”

“不。不过我认为值得为你冒一次险。”

“和我赌一下，是吗？”

她非常法国式地耸了耸肩。“想和你上床，没有别的。”

特罗伊发现他很不喜欢别人比他更早地知道他的反应，说道：“你为什么不感到意外？”

“不久前我在激光治疗室听到三个护士谈起，你从来不和任何人约会。因为看不出你有同性恋的迹象，我只能假设你感到自己还没有得到自由。”

真是一针见血，他感到很不是味，耸耸肩，马丁的分析既客观又准确。他说道：“我不相信你那样需要我，值得你冒一次被拒绝的风险。不过，我

可不是想听恭维话。”

“你不会再听到的，”她瞪大了眼睛，“西班牙式煎鸡蛋？”她问。

“我真是缺乏浪漫感，我饿极了，”特罗伊说，“不必考虑胆固醇了，煎六个鸡蛋吧！”

“四个，”她说，领他进了厨房，厨房很清洁，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你三个，我一个。”她打开冰箱，取出红辣椒和青辣椒，还有一捆葱。“切成末，要细。”

特罗伊照做了，堆成红绿相间的一小堆。他说道：“今天我收到从亚利桑那给我寄来的一份聘书。”

“啊？说说看。”他把详细情况说完以后，她问道：“你打算接受？”

“我想去那里看看再决定。”

“又一次拒绝？”

她的围裙太大。让她显得更有风韵，更容易亲近。他放下刀，直率地说：“马丁，我很清楚，你也应该明白，我没有准备好迎接生活中的变化，不管是否认真的。我也不想把心里的苦闷对人说，也不想和你谈我婚姻中的不幸。”

他心情郁闷，把葱上的橡皮圈取下，“我需要离开这里，离开渥太华，离开那些想和我约会的护

士，离开每一个在我和露西一起生活时认识我们的人……我需要重新开始。亚利桑那也许会给我这些条件。”

“会有人想你的。”马丁婉转地说。

特罗伊想到她也许真的爱上了他；心里很不安。“也许有一段时间人们会记得我，但不会很久。没有人是不可代替的。”

“露西呢？”她第一次显露出心中的不快。

她这一问正触到他的痛处。他当然无法回答。“这些葱都切了吗？”他平静地问。

“一半就够了，”她煎着鸡蛋说，“我没有结过婚，特罗伊。现在我感到也许该结婚了。尤其是我想要孩子。”

他手中的刀不稳了，“你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会有许多男人希望得到你这样的妻子。”

“但不是你。”

“啊，马丁。不是我。”

她把盛蛋的盘子砰地一声摔在台子上，蛋黄都溅出来了。“以后我肯定会感谢你今天这番话的，也会感谢你没有和我上床。不过现在我可一点也不感谢。”

特罗伊丝毫不感到内疚；因为他没有做任何事情向她表示爱意。这个整齐干净的厨房，这个善解